

脚板上的年轮

■ 陈光荣（福建）

在岁月的长河中徘徊，我时常陷入一种奇妙的臆想：脚底仿佛隐藏着另一双深邃的眼睛。每当赤足轻触春泥的瞬间，那沉睡已久的纹路，宛如被唤醒的精灵，沿着经络的小径，悄然攀上心尖，引发一阵微妙而又深沉的悸动。

五月的稻田，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，浮着一层薄如蝉翼的水光。这水光倒映着天空中低垂的云絮，似棉絮般轻柔；也倒映着那一个个弯腰劳作的脊梁，他们的身姿在水天之间，构成了一幅永恒的画面。恍惚间，我又清晰地看见了父亲弓身插秧的背影。他的身影在稻田里显得那样熟悉，又那样充满力量。脚趾缝里漏出的泥浆，缓缓流淌，仿佛是时光的溪流，正汨汨淌过三十年悠悠的光阴。每一滴泥浆，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；每一道流淌的痕迹，都是时光刻下的纹路。

童年的晨雾，总是如轻纱般温柔地裹着稻禾那清新的香气。那香气混合着泥土的芬芳，是大自然给予的独特馈赠。田埂上，青苔散发着沁凉的气息，脚掌踏上去，仿佛能感受到大地那细腻脉膊。父亲，这位土地的忠实守护者，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，教我如何用脚掌去丈量土地。他那黝黑的脚板，仿佛是从肥沃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。每一道皴裂，都像是历史的

沟壑，蓄满了季风的轻抚与雨水的润泽。那一道道纹路，记录着四季的更替，记录着农忙的辛劳与丰收的喜悦。范成大写“昼出耘田夜绩麻”，而农人的足印，又何尝不是嵌在土地里的诗行呢？这些诗行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用最质朴的方式，书写着对土地的热爱与敬畏。

我们在齐膝深的水田里，倒退着缓缓行走。脚趾轻轻抠进湿润的泥土，仿佛能与大地那深藏的筋脉相连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土地的厚重与深沉，它孕育着生命，承载着希望。秧苗入水的刹那，那晶莹的露珠溅上脚背，宛如一颗流星划过夜空，惊起一尾透明的彩虹。这彩虹并非天空中那绚烂的色彩，而是在心田里绽放的美好憧憬。每一株秧苗，都是一个希望的种子，它们在水田里扎根，也在我们的心中扎根。

后来，我怀揣着梦想，穿着皮鞋踏入城市的喧嚣。城市的街道，车水马龙，高楼林立，与那片宁静的稻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然而，在梅雨季的午夜，当城市陷入沉睡，我却总能听见骨骼深处传来一种难以言喻的瘙痒。那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地呼唤，是对土地的思念，对那片承载着童年记忆的稻田的眷恋。

直到某个清晨，我无意间误入公园。在那片绿意盎然的草坪上，我看见

一位园艺工人正赤脚修剪草坪。他古铜色的脚跟上沾满了草屑，那模样，像极了一株生机勃勃的梧桐树，扎根于大地，汲取着自然的力量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《诗经》里“三之日于耜，四之日举趾”的诗句。原来，在我们的基因里，都深深地镌刻着躬耕的密码。无论身处何方，对土地的深情，始终如影随形。那天，我毅然脱去鞋袜，踩上温热的石板。久违的酸麻，自涌泉穴如电流般直冲天灵。那一刻，仿佛沉睡多年的根系，终于破土而出，重新与大地建立起了亲密的联系。我感受到了石板的温度，那是大地的体温，它温暖着我的脚掌，也温暖着我的心灵。

如今，我常常漫步于郊外的梯田。五月的山坳，宛如被大自然精心揉皱的绿绸，那层层叠叠的梯田，是大地上最美的曲线。采茶女们身背竹篓，穿梭在这片绿色的海洋中。她们的竹篓里，盛满了晨露的晶莹与歌谣的欢快。她们赤脚攀援在陡坡上，脚掌与石阶的每一次接触，都像是一场亲密的私语，惊醒了岩缝里沉睡的蕨类。山风轻轻拂过，整片茶园都在簌簌颤动，宛如大地均匀的呼吸。那此起彼伏的颤动，仿佛是大地的心跳，与采茶女们的心跳相互呼应。

在这片茶园里，我曾遇见一位九旬的老茶农。他那布满老茧的脚板，历经岁月的磨砺，却比城里的年轻人更灵

敏。他能敏锐地辨出腐叶下春笋萌动那细微的震颤。他的每一步，都沉稳而有力，仿佛带着这片土地的记忆与智慧。他告诉我，这片茶园就是他的一生，他的脚板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、每一颗石子。在他眼中，土地是有生命的，而他的脚，就是与土地对话的媒介。那些老茧，是他与土地亲密接触的勋章，记录着无数个在茶园劳作的日夜。

谷雨时节，我带着孩子回到了老家的晒谷场。那熟悉的场景瞬间将我拉回了童年时光。金黄的稻粒在竹匾上欢快地翻涌，仿佛是一片金色的海洋在阳光下闪耀。孩子们光着脚丫，在这片金色的世界里追逐嬉闹。他们的笑声清脆悦耳，如同银铃般在晒谷场上空回荡。他们的足印，一个一个地叠在父辈

的脚印上，恰似年轮里新生的圈纹，象征着生命的延续与传承。

晚风吹过，捎来晒场上那熟悉的汗味，那是辛勤劳作的味道，是土地给予的馈赠的味道。在这阵阵风中，我恍惚看见无数透明的脚影正从土地深处缓缓走来。有挑担的，扁担在肩膀上颤悠，脚步坚实而稳重，一步步踏出生活的希望；有踩碓的，随着身体的起伏，脚板有节奏地用力，将谷物舂成生活的食粮；还有踏水车的，双脚不停转动，让水流灌溉着干涸的农田。这些脚影，重重叠叠，交织在一起，汇成了一条蜿蜒的河。这条河，流淌着岁月的故事，流淌着劳动人民的坚韧与勤劳。原来，劳动者的脚板从不曾真正离开土地，他们以足为笔，以大地为纸，书写着一部永恒的史诗。这部史诗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情

节，却用最真实的生活片段，描绘出对土地的热爱，对生活的执着。

暮色渐渐笼罩了晒场，一切都在朦胧中渐渐模糊。然而，脚底的余温却依然清晰可感，仿佛在诉说着那些古老而又动人的故事。远处传来布谷鸟的啼鸣，那一声声，宛如重锤，叩击着春泥的胸膛，也叩击着我的心房。我知道，当明天朝阳升起的时候，又会有新的足印落在湿润的田垄上。这些足印，将替不能言语的泥土，说出生生不息的证词。它们会见证土地的又一次丰收，见证生命的又一次轮回。每一个足印，都是对生活的承诺，都是对未来的期许。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人们用脚板续写着与土地的不解之缘，用勤劳和汗水浇灌着希望的种子，让生命的华章在岁月的长河中永不停歇地奏响。



鲁南一碗汤

■ 孙成凤（山东）

在鲁南，喝羊肉汤是有讲究的。这种讲究不在排场，而在骨子里。清晨五点钟，天还黑着，集市的羊贩子已经摆开阵势。懂行的老饕们专挑那“青山羊”，毛色青白相间，像落了霜的秋草。一般羊要现宰，热气腾腾地挂在铁钩上，后腿肉微微颤动，泛着珍珠似的光泽。

老李头是选羊的行家，他总说：“羊是食草的家畜，非得是两年内的青山羊，放养吃百草长大的，膻味淡，肉质紧。最珍贵的是那羯羊，阉过的公羊，肥瘦相宜，久煮不柴。”他挑羊时，必要掰开羊嘴看牙口，又用手指在羊脖颈处按三按，那手法像是在给羊把脉。羊腿肉最珍贵，但熬汤却少不了带肉的骨头。老李头剁骨头时，柴刀落在柳木砧板上的声响，能惊醒半条街的野猫。

街头有一家卖了多年羊肉汤的老店，铺面不大，门楣上挂着块老木匾，“马家羊肉汤”四个字被油烟熏得发亮。掀开蓝布棉帘，白茫茫的水汽立刻刺了眼。待雾气稍散，才见当门摆着一口黄铜大锅，汤色奶白，面上浮着金黄的油星子，咕嘟咕嘟冒着蟹眼泡。锅边木案上卧着半扇羊，肉色嫣红，像刚摘下的石榴籽。

的微山湖水。

火候到了，汤锅里开始唱小曲。先是“咕嘟咕嘟”如蛙鸣，渐渐变成“噗噗”的叹息。这时要把火苗压得比烛光还弱，让羊油星子在汤面上结成一个个金圈。灶台边的水汽在窗玻璃上凝成霜花，而锅里的汤正把骨髓里的精华一点点逼出来。大约六小时文火慢炖，煮出的那汤色竟比黄昏时分的阳光还要醇厚。

切羊肉是门绝活。地方饮食协会曾搞过一次切羊肉刀工比赛，拔得头筹的是一位姓王的师傅。据说，王师傅那把刀用了二十年，刀背厚实，刀刃却薄得能照见人影。他切肉时身子微微前倾，像在给羊肉行礼。刀锋过处，肉片薄如宣纸，对着灯能透出光来。讲究的馆子，必要在青花瓷碗底先铺一层粉丝，白玉似的羊肉片要摆成莲花状，最后浇汤时必须高提铜壶，让滚汤冲得肉片在碗里跳三跳。

有经验的老食客喝汤前必先闻。好汤有三重香：头香是羊油的丰腴，次香是香料的清冽，尾香还得回到羊肉本身的甘醇。芫荽是喝羊肉汤的最佳配料，当羊肉汤盛在碗里时，撒芫荽要快，然后加入的辣椒油浮在汤面上，像一片晚霞。最绝的是那烧饼，刚出炉的芝麻烧饼对半撕开，往汤里一浸，吸饱了汤汁还保持着脆劲。

■ 肖日东（江苏）

难得的周末，窗外的小鸟们却早早地开始了它们的“演唱会”。小山雀在防盗窗上蹦来蹦去，叽叽喳喳地叫着；斑鸠则站在树枝上，发出咕咕的叫声。这些小精灵大概是以以为室内无人，便肆无忌惮地呼朋唤友，跃上了窗台。清梦被扰，我索性躺在床上，侧耳聆听这大自然的音樂。就在我屏气凝神之际，一阵阵“布谷布谷”的啼叫声从远方传来。在这车水马龙的城市里，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，让我既惊愕又激动。那清脆的啼鸣声，裹挟着泥土的芬芳，穿越时光的缝隙，撞进了我的心房，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儿时记忆。

小时候生活在乡下，每年谷雨前后，布谷鸟此起彼伏的啼叫声催促着农人忙碌地春耕播种。那时候，每天我还在睡梦中，父亲就要早早起床，披着蓑衣，扛着犁把，赶着老黄牛走向田野，开始一天的劳作。趁老黄牛休息时，我常被母亲喊醒，提着准备好的早饭给父亲送去。我看见父亲一手扶着犁，一边扬着鞭，赶着老黄牛在自家田里来回穿梭。透过缥缈的晨雾，我远远地看见一些或灰白色或棕黑色的布谷鸟欢呼雀跃。它们时而站在田埂上眺望，时而立在刚犁出的新土里寻觅，那些被新鲜泥土带出来的小虫，终究没逃过它们的眼睛。吃到虫子后，它们的“布谷布谷”叫声更加欢快，那既是它们享受美餐的歌唱，也是催促农事的信号。

故乡的布谷鸟留给我太多的记忆。春日的早晨，“布谷布谷”的叫声时而急促、时而轻缓，打破了村庄的宁静。这声音从广阔的田野里、宁静的山谷中传来，仿佛在催促着乡亲们“快快播种”。每当这时，大人们便忙着把农忙要用到的农具修修补补，把要用到的化肥早早买回家，准备播撒一年的希望。而这个时候，小孩子也不会闲着。只要放学，大人们就会安排些力所能及的活儿，比如放牛、拔秧、晾衣服、捡柴禾、给大人送饭等。但无论怎样，小孩子还是难以完全理解大人的心情，难免有时因贪玩耽误了活

布谷声声

儿，因而遭受父母的责备。

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早晨在田里拔秧。长时间低头拔秧，腰酸背疼，总想直起腰来休息一下，偷个懒。不巧被一旁的父母看见了，他们总会不停地催促我快点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的布谷鸟似乎也在看热闹似的，“布谷布谷”地叫着，跟着父母一唱一和，叫人好生恼火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，挖空心思合计着怎么把从村子里驱逐出去。我们准备了长柄做成的捕鸟网兜，准备找到它的鸟窝一网打尽。然而，布谷鸟大多栖息在茂密的树林里，动作敏捷，飞行速度极快，人们往往只闻其声，难见其形。偶尔能瞧见它从高空一闪而过，却总也看不清它的神态，更别提找到它的鸟窝了。有时候顺着它的声音，蹑手蹑脚地去寻找，却发现那“布谷布谷”的声音只会离你越来越远，可见这鸟儿的警惕性有多高。这天真可笑的做法自然不会成功。泄了气的我们只

布谷声声

好你一声我一声地模仿它的叫声，找些心理上的安慰，然后第二天继续跟在父母身边忙农活。

农事一年又一年，布谷鸟的叫声总是不绝于耳，每次呼唤的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。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离开了小山村，来到城市求学、工作。车水马龙的街道、鳞次栉比的高楼，再加上快节奏生活带来的无力感，让我很少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了，即使偶尔听到，也失去了几时的那种心境。那曾经熟悉的声音，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。其实，布谷鸟的歌声从未真正离去。每当我在生活中感到疲惫和迷茫时，它总会在我的耳边响起，像一股清泉，滋润着我的心田；像一束阳光，照亮我前行的道路。它让我想起故乡的山水、亲人的笑容，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我知道，无论我走多远，那“布谷布谷”的啼叫声会一直陪伴着我，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眷恋。

云边的风筝

■ 胡庆敏（浙江）

杨柳青，放风筝。爷爷领着我，穿梭于翠竹之间，精心挑选着细长的竹子，以备制作风筝之用。“注意脚下，别被绊倒，别踢坏。”爷爷边走边招呼着。新绿的笋破土而出，与老竹并肩而立，就像我与爷爷，素行而行。

爷爷手抚竹子，时而轻敲，时而轻摇，选中一根便利落地砍下，然后扛回家。待得空闲时，爷爷就坐在小凳子上安然坐下，拿出篾刀，熟练地剥去竹子的青皮，露出里面淡黄竹的竹篾。那刚直的竹子，在爷爷粗糙的手中，变得柔韧，被细分成各种大小的竹篾。它们线条流畅，不裂不翘。

竹篾制好后，爷爷会细心打磨，我还曾对此抱怨过。“爷爷，兰兰的风筝都开始蒙纸了，我快没时间在上面画

云边的风筝

漂亮的图案了。”“风筝重要的不是外表，而是坚实的骨架，急不得哦！”爷爷不疾不徐地做着，竹篾在他的手中灵活地翻转、跳跃，最后变成一副轻盈而坚固的风筝骨架。

一张报纸，涂涂画画，剪剪贴贴，绘制出我纯真的世界。就像我那时纯真的梦想，说不清、道不明，但就是想去天上看一看。只要风筝飞上了天，我就满心欢喜，觉得自己与云朵好似零距离。

“爷爷，我想要更长的线，好让风筝飞到云朵上去。”“飞那么高干什么？”“我要飞过山的那边，去看大海，你把那卷线给我吧。”“够了哦，等你长大，爷爷再送你更长的线。”

渐渐地，我明白了“够了”的妙用。我们的村子四面环山，即使风筝断了线，也飞不出去，不是挂在树上，

生活需要留白

■ 童恩兵（安徽）

在那片被岁月轻柔抚摸过的静谧角落，有一扇半掩的窗。它不言不语，却引领着心灵步入一个悠远而深邃的世界。窗外，是四季更迭的风景；窗内，则是一方由心灵构筑的避风港。我常于此，手捧一卷旧书，与时光对话，让思绪在字里行间自由穿梭，仿佛能听见历史的低语，感受到文化的脉搏。

我的友人，一位沉醉于墨香世界的书画家，他的居所便是我心中那片静谧角落的缩影。屋内，挂满了他的得意之作，每一幅画作都像是他心灵的独白，诉说着不为人知的故事与情感。我们相聚于此，无需多言，只需一壶清茶，便能在彼此的沉默中，读懂对方的心事。

友人作画时，我总是静静地坐在

一旁，目光随着他的笔触游走于宣纸之上。那墨色，时而浓重如夜，时而轻盈似雾，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世间的喜怒哀乐。我注意到，他的画作中总留有那么一抹空白，不着一墨，却引人遐想连篇。友人笑称，这是他的“留白哲学”，意在给观者留下想象的空间，让画面之外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。

我深以为然，这留白之处，不正是人生的写照吗？在人生的长河中，我们都在不停地奔波与追求，渴望填满每一个空白，却往往忽略了留白的重要性。有时候，过多的欲望与执念，只会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沉重而疲惫。而适当的留白，则能让我们的心灵得以喘息，让我们在繁忙与喧嚣之外，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之地。

留白，是一种生活的艺术，也是一种心灵的修行。它教会我们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执着与追求，学会欣赏生命

中的每一个瞬间，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，都是构成我们人生画卷的重要元素。在留白中，我们学会了与自己和解，学会了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也学会了珍惜身边的一切美好。

我常常想，如果人生是一幅画，那么我愿意做那位懂得留白的画家。在生命的画布上，我不会急于填满每一个角落，而是会留下足够的空间，让未来的色彩与想象自由流淌。我相信，只有这样，我的人生画卷才能更加丰富多彩，更加生动感人。

记得有一次，友人赠予我一幅他亲手绘制的山水画。画面上，群山巍峨，云雾缭绕，溪水潺潺，而最引人注目的，莫过于那片占据了整个画面三分之一的留白。我问友人，这留白之处，意欲何为？友人微微一笑，答道：“此乃天地之心，万物之源。留白之处，非空也，乃藏有无限生机与可能。”

苍穹的神秘；也听到刺耳的风，强劲地在耳畔呼啸而过。我急切地寻找，寻找那隐入云烟、恍若消失的线，想把这份快乐传递。我一次次地呼喊，呼喊他们期望的灵魂；我一次次回望，回望他们朴素的眼神。

“爷爷，你今年一定要来，来看海。”爷爷今年等你回来。”挂掉视频，我决定带孩子回归故里。

我和孩子亦步亦趋地跟在爷爷身后，走在春笋遍地的竹林里。光阴在老竹上开满斑驳的花，也斑白了爷爷的发。爷爷用那双曾经为我编织无数梦想的的手，慢慢地做着新的风筝，而我，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急性子的小孩。岁月的风记住了一朵花的香，也会继续载着一只风筝的理想。

爷爷把新做的风筝送给孩子们，而把风筝的线交给我。

我看看“风筝”欲飞的样子，带着他们跑在东风里。手中的希望之线，护着内心的风筝，悠悠地，去往梦想的云边。

我恍然大悟，原来留白之美，不仅在于其外在的简洁与空旷，更在于其内在的深邃与广阔。它像是一个无形的容器，能够容纳世间万物，也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。在留白之处，我们可以自由驰骋于思想的天空，探索未知的领域，发现生命的真谛。

如今，每当我再次凝视那幅山水画时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那留白之处，仿佛是我心灵的归宿，让我在纷扰的世界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与安详。我知道，这份宁静与安详，正是留白赋予我的最宝贵的礼物。

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将继续秉承这份“留白哲学”，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，用爱去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我相信，只要心中有留白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。

